

苦粒齋漢學論叢

鍾如雄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苦粒齋漢學論叢

鍾如雄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苦粒齋漢學論叢 / 鍾如雄著.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7-5161-2667-7

I. ①苦… II. ①鍾… III. ①漢學—文集 IV. ①K207.8-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104215 號

出 版 人 趙劍英
責任編輯 關 桐
責任校對 胡 娟
責任印製 王炳圖

出 版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樓西大街甲 158 號 (郵編 100720)
網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國社科網 010-64070619
發 行 部 010-84083685
門 市 部 010-84029450
經 銷 新華書店及其他書店

印 刷 北京君昇印刷有限公司
裝 訂 廊坊市廣陽區廣增裝訂廠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開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張 16.75
插 頁 2
字 數 438 千字
定 價 49.00 元

凡購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圖書,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本社聯繫調換
電話: 010-64009791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作者同研究生與北大陸儉明教授、川大任瑚璉教授合影（2011年于成都）

左起：鍾如雄、鄭莉娟、劉春語、陸儉明、李慶旭、胡娟、任瑚璉

前 言

古人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禮記·大學》）宋朱熹注：“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物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先賢聖哲告訴我們，廣博學習研讀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明白一個簡單的道理，天地萬物都有本有末有始有終，人類要從紛繁的事物中，離析、歸納、總結出它們的發展變化規律來，再順著其發展變化的歷程追溯其本源，千萬不要“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應該“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漢語的研究，也應該秉持這樣一種“以具衆理而應萬物”的科學態度。

漢語就字而言，有形有音有義；就言語而言，有遣詞造句之法。師祖陸宗達先生說：“對語言的內容來說，無非是包含社會所公認的概括意義和運用者所取的具體含義這兩個方面；對於語言的單位來說，無非是詞、句、段、篇。所以孔穎達說‘解釋之義盡歸於此’。”（《訓詁簡論》）清代說文家段玉裁曾總結出一條漢語研究的尋根溯源方法。他說：“小學有形有音有義，三者互求，舉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義有今義，六者互求，舉一可得其五。古今者，不定之名也。三代為古，則漢為今；漢魏晉為古，則唐宋以下為今。聖人之制字，有義而後有音，有音而後有形，學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

音以得其義，治經莫重於得義，得義莫切於得音。”（《廣雅疏證序》）段氏深諳“以具衆理而應萬物”的研究原理，所以纔提出“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義”這樣一種研究漢語的根本法則來。近代小學家楊樹達先生也有相同的主張：“讀書必求其義，而古義寓於古音。以今音求古義，猶適燕代而南其轅也。”（《古聲韻討論集序》）

尋根溯源，是我們研究漢語的基本原則。但是，漢語本身需要研究的問題很多，任何人窮盡一生也不可能將漢語的所有問題都能解決，研究透徹更是不無法做到，所以祇能選取其中一兩個問題深入討論。黃季剛先生曾說：“夫所謂學者，有系統條理，而可以因簡馭繁之法也。明其理而得其法，雖字不能遍識，義不能遍曉，亦可謂學；不得其理與法，雖字書羅胸，亦不得名學。”（《黃侃日記》）這說明，做學問學，必須具備敏銳的學術眼光。前輩學者治學之道的博大思精，就在於他們能博學、明辨、精審、求真。

做學問，博學、明辨是根基；精審、求真是目的。博學，務求眼界寬廣，胸有成竹；明辨，務求是非如涇渭，真偽似黑白；精審，要在明察秋毫，唯虛妄之務去；求真，要在明理得法，唯臆說之務去。北齊顏之推云：“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古之學者爲己，以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爲人，但能悅之也。古之學者爲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學者爲己，脩身以求進也。夫學者猶種樹也，春玩其花，秋登其實；講論文章，春花也；脩身利行，秋實也。”（《顏氏家訓·勉學》）北齊嚴氏，乃家教之鼻祖，育人之典範，治學之舟楫也。嚴氏之子孫，名人代出，揚名顯赫，光宗耀祖者，豈唯師古真卿數人！他們的成功，就在遵其祖訓，勤學苦讀，明辨是非。

讀書之要，在於開心明目，脩身求進；研脩之要，在於務實求真，唯偽是去。漢語的研究，必須立足本體，以明理為法則，

務求古今貫通。然今人之研究，多效法西洋，以印歐語言為宗，以舶來之學為法，自為東施效顰而全然不知。我們不反對語言的比較研究，但不贊成盲目借鑒。西洋語言有西洋語言的法，漢語有漢語的法。我們首先必須搞清楚漢語的語法規則，纔能搞中外語言的對比研究。然而近百年來的漢語研究，大體說來是在西洋語言學理論指導下進行的，前輩漢學家的研究成果，有多少是純漢語的味道，恐怕絕大多數散發著濃郁的香檳味兒。

《苦粒齋漢學論叢》是我從事漢語教學和研究三十餘年來對漢語心存的一點認知。古語云：“敝帚自珍，亦非人之常情哉！”既然是自己的心得，自然倍加珍愛，捨不得隨意丟棄。雖說是自己的心得，其實其中浸染著導師們的學術思想。《呂氏春秋·尊師》說：“君子之學也，說義必稱師以論道，論明聽從必盡力以光明。聽從不盡力命之曰背，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賢主弗內之於朝，賢明君子不與交友。”我從來沒有萌生過“背叛”師長的念頭，因為他們都是當代赫赫有名的教育家和漢學研究權威，能忝列其弟子或再傳弟子之列，也覺得格外榮耀了。在數十年的漢語教學研究生涯中，我最為深刻的體會是尊師重教，傳道解惑。人活著一定是要有自尊的。作為教育家或學者，其自尊就在他的言行中。《苦粒齋漢學論叢》中所討論的問題，雖然不甚系統，或欠缺條理，然而卻是明理得法的。

數十年來我專題討論過七八十個問題，《苦粒齋漢學論叢》中收錄的僅是其中的一部分（四十篇）。論文的結集出版，我原本無此考慮，但我的研究生王會波自從跟我後就開始著手選編，我知道後很是感動。一個研究生則能想到為導師選編文集，在當下可謂罕見，可知她用心真切。王會波拜師於四川大學雷漢卿君門下攻讀博士學位已兩個年頭，她心思縝密，悟性極高，學習有章法。我對她結集的原文作了以下修訂：校勘疏漏，增補注釋。

在《苦粒齋漢學論叢》付梓之際，特此鳴謝西南民族大學

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院長徐希平教授、研究生部部長蔡偉民教授，感謝他們多年來對我的關懷和無私幫助；鳴謝我的研究生王會波（四川大學博士）、胡娟（西南大學博士）、劉春語（西南大學博士）、唐小曼（在讀研究生）、陳秋月（在讀研究生），感謝她們為本書的出版精心策劃，辛勤錄入與校對；鳴謝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編輯關桐先生，感謝他為我兩部書稿（《大唐詩律學》、《苦粒齋漢學論叢》）出版的鼎力相助與費心編輯。

《苦粒齋漢學論叢》文集的出版，能為西南民族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博士一級學科”的建設盡綿薄之力，我感到無上榮光。

僅以此書獻給西南民族大學！

作者 鍾如雄

2012 年 12 月 10 日記於蓉城苦粒齋

目 錄

卷一 文字論

遠古巫史與華夏先民的象線性符號	(3)
試論漢字的分義原則	(20)
漢字轉注的變聲原則和方法	(37)
漢字轉注的易形原則和方法	(54)
通假與同源的區別特徵	(75)
敦煌變文轉注字考	(86)

卷二 詞義論

詞的意義層級及其詞性	(105)
漢語同形對義詞簡論	(118)
偏義複詞成因初探	(127)
漢語稱謂詞的性別異化	(139)
系聯、分離法在詞義研究中的意義	(155)

卷三 句法論

上古漢語“D·之·M”結構內部的組合特徵	(171)
名詞狀語的性質	(185)
結構助詞“底”(的)的來源再認識	(199)
秦簡《日書》中的判斷詞“是”	(218)
《金瓶梅》“V ₁ + N + V ₂ ”式述賓結構鉤沈	(228)

漢語研究的反本開新	(236)
-----------------	-------

卷四 訓詁論

西漢語言學家“揚雄”本姓再考	(247)
“轉語”方法論	(263)
近現代“轉語”方法論之推闡	(272)
陸宗達王寧宋永培兩代三師之訓詁學	(286)
《禮記》“壹似重有憂者”正讀	(304)
“里”義探源	(309)
《詛楚文》“鞬輸”考釋	(316)
“文獻”本義鉤沈	(329)
釋“弔”	(336)
釋“禹”	(344)
釋“衡”	(354)
釋“婁”	(362)
釋“𠂔”	(373)
釋“密”	(381)
釋“況”	(389)
釋“辰”	(397)

卷五 詩學論

中國古代詩歌內涵	(409)
七言詩之來源再認識	(422)
永明詩病說猜想（上）——揭密平頭、上尾、 蜂腰、鶴膝	(440)
永明詩病說猜想（下）——揭秘大韻、小韻、 旁紐、正紐	(465)
近體詩“拗救”說之檢討	(484)

卷一 文字論

遠古巫史與華夏先民的象線性符號*

巫覡是華夏文明的始祖。這個結論，對文明中國的現代人來說或許不易理解和接受。因為在現代文明社會中，人們能看到的僅僅是巫覡在黑暗中行走的身影。裝神弄鬼、愚人心智、騙人錢財，幾乎成了勾畫巫覡本質的常用言辭。儘管如此，上至達官顯貴，下至布衣百姓，依然有人心甘情願地接受巫覡的擺佈。這就是巫術的魅力。今人尚且惑於巫覡，何況遠古愚昧的祖先呢！現代人對巫覡的信仰，是恐懼心理的表現，他們相信巫覡能通天地鬼神，能替人消災去疾，而巫覡正是在人類的恐懼中永生了下來。人類恐懼是巫覡永生的沃土、淵池。

一 巫覡產生於人類恐懼

“適者生存”，是自然界一切有生之物的普遍規律。人類從產生那天起，時刻處於恐懼的包圍之中。在渾噩蒙昧時代，我們的祖先還像個幼兒，他們吃著生果，活著不知道要做些什麼，祇曉得漫無目的地遊蕩。《莊子·馬蹄》說：“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他們成天“同與禽獸居”，樸實無知，毫不畏懼。人不畏

* 本文原載《雲南師範大學學報》2008年第3期；《新華文摘》2008年第14期摘編；《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2008年第4期摘編。

死，則無祈求。巫覡就沒有孳生的土壤。

然而，面對自然的嚴寒酷暑、風霜雪雨、山崩地坼、洪水旱災、雷電山火、毒蛇猛獸、瘟疫創傷等等的威脅，遠古先民遲早會感到恐懼的逼近。老子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老子》第七十六章）人類祇有在意識到生命的可貴時纔會對死亡產生恐懼，也祇有需要化解恐懼時才會產生祈求，而巫覡則以化解人類恐懼為條件適時地產生了。古文字學家彭裕商先生說：“原始人類在為生存而與自然界所作的艱苦鬥爭中，在強大的自然力面前常常軟弱無力，人類的吉凶存亡，與其說是由自己力量來決定，不如說是由自然環境來決定。人們隨時都覺得有一種無形的力在支配著他們，而愚昧和無知又使得他們不得不把這種無形的強大力量歸之於他們時常接觸的山川星辰，於是最初的自然崇拜便產生了。而這種自然崇拜的意識一經產生，便不斷地為後世繼承和發展。”^①大自然的巨變，如山陵的崩塌、大地的震動、火山的爆發、野火的焚燒、雷電的劈擊、洪水的氾濫、颶風的席捲等等，其中任何一種災難的發生，都會令遠古先民提心吊膽，失魂落魄。面對無數不幸死亡的朋輩，他們跪伏於災難之地，或哭泣，或驚嚎，或驚恐，或禱告，祈求災難遠離、消滅。原始先民還不知道山為什麼會崩塌，地為什麼會坼裂，風為什麼會席捲，天為什麼會炸響……他們似乎漸漸意識到自己身外的一切物體，不管是有形的還是無形的，都是有靈性的，但人類不能沖犯它們，祇能敬畏祈拜，祈求它們不要“怒吼”。這種“祈求”在漫長的歲月巨變中漸漸形成了一種習慣，就像饑餓時就要進食一樣平凡。開始時是在發生災難後舉行，後來演變為在災難發生前也舉行。這種祈求性的群體行為，就是原始的“巫術”行為。

^① 彭裕商：《卜辭中的“土”、“河”、“岳”》，《古文字研究論文集》，四川大學學報叢刊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原始的巫術活動人人參與，因此，那時還沒有專職的巫，而是人人皆巫。在驚恐、敬畏與崇拜自然靈心理的驅使下，遠古先民開始有意識地尋求、總結大自然發生巨變的規律，與此同時，帶有專職從事巫術活動的先知者拔萃而出，從此產生了真正意義上的“巫”。巫與信奉巫術族群的剝離，在人類發展史上第一次形成了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巫覡的統治，也可以叫做“原始宗教的統治”。此時巫覡與巫教信眾之間雖然尚未形成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但巫覡業已從精神上控制著整個巫教信眾了。這種控制，從自然靈崇拜到祖先崇拜，最終演變成為“教政合一”的“家天下”的帝王統治。

我國巫教（或稱原始宗教）是在什麼時代產生的？現代史學家、民族學家、人類學家和宗教學家比較趨同距今 18445—19285 年之間的山頂洞人時代。^① 1933 年我國考古學者為了繼續探尋周口店北京猿人洞穴頂部的遺存，結果發現了另外一個穴居遺址的人類化石“山頂洞人”。山頂洞人生活在氏族社會蒙昧時代，其氏族成員按性別、年齡的不同有了簡單的分工，男子多從事狩獵、漁獵以及防禦猛獸等事務，婦女多從事採集野果菜、縫製衣物、看守住宅、養老撫幼等事務，老人和兒童從事輔助勞動。他們生則同居，死則共穴。葬時將赤鐵礦粉粒撒在死者身上，表示肉身雖然腐朽而靈魂永生不滅。王玉哲先生認為：“從死者身上撒布赤鐵礦的粉粒和隨葬物品來看，當時人類已經有了靈魂觀念”，“這就是一種原始的宗教信仰”。^②

著名巫儼文化研究專家林河先生把史前巫文化劃分成初、中、高三個發展階段，即“巫文化初級階段（採集時代，自然靈崇拜）”、“巫文化中級階級（漁獵時代，圖騰崇拜）”和“巫

① 蘭坡：《山頂洞人》，龍門聯合書店 1951 年版。

② 王玉哲：《中華遠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文化高級階段（農耕時代，儺崇拜）”，且認為在初級階段的貴州大同人時代“應有了專門主祭的巫師”。^①在距今30萬年前的採集時代是否就有了“主祭的巫師”？這個結論還有待更多的考古發現來證實。

二 君及官吏皆出於巫覡

專職的巫覡從巫眾中分化出來後，就意味著人類的等級觀念業已形成。在一次次的禱告、一次次的化險為夷之中，作為巫眾之首的巫覡已初步確立了自己的統領地位，儘管這種統領地位尚未形成“階級”的象徵。巫教信眾在恐懼中祇曉得禱告，而巫覡在禱告中業已徹悟：為什麼每次恐懼的來臨，祇要禱告總會化險為夷？他們不斷總結，摸索其中的奧秘，覺得大自然中潛隱一種神秘的力量，一種超自然的力量，而操縱那種神秘力量的是“神”，而“神”也像人類一樣有著七情六欲、喜怒哀樂。他們一旦發怒，就會給人類造成災難，或崩山坼地，或氾濫洪水，或縱火林澤……於是各種各樣的“神”、“怪”，在巫覡的“奇談怪論”中誕生了——風神、雨神、雷神、火神、天神、地神、魑魅、魍魎等等。在眾多的神怪中，天神是萬物的主宰者，他的喜怒哀樂，決定著人間的悲歡離合、生死存亡。故凡遇災異發生，巫覡必率眾祭天，而每次祭拜禱告，總是那麼靈驗，否極泰來、其樂融融。

靈驗的每一次祭祀，巫覡中的大徹大悟者意識到了自己能與天神勾通對話，能傳達天神的旨意，並且把此類意識適時地告訴給了他們的教徒信眾，在一代代的“神而化之”中，巫覡已具有了超人的神力。巫覡的自我神化開始是不自知的，繼後他們意

^① 林河：《中國巫儺史》，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26—32頁。

識到神化自我對權力的集中是極為有利的，於是他們開始大力宣傳自己“絕地天通”的本事，以此來奠定他們在天地之間的絕對權威和尊嚴。《國語·楚語下》中就記載了有關“重、黎絕天地通”的傳說：

（楚）昭王問于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照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義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禮祔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視。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心率舊典者為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不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天地通。”

觀射父認為：遠古之時，民眾與神靈之間是不能勾通的，祇有巫覡才能“通天地”。到黃帝之子少皞時，因“九黎亂德”，纔出